



定陵发掘
现场指挥
白万玉

陈仲华 著

学苑出版社



定陵发掘现场指挥

白万玉

陈仲华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定陵发掘现场指挥——白万玉 / 陈仲华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077-3981-7

I . ①定… II . ①陈… III . ①白万玉 (1899 ~ 1970) —生平事迹
IV .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2923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兰亭数码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祝定陵發掘現場指揮
白方玉三書出版

考古定陵輝煌名家

李樹芬
幸遇春
龐中威
趙信
曹國鑑
沈自強

敬賀
二〇二二年
十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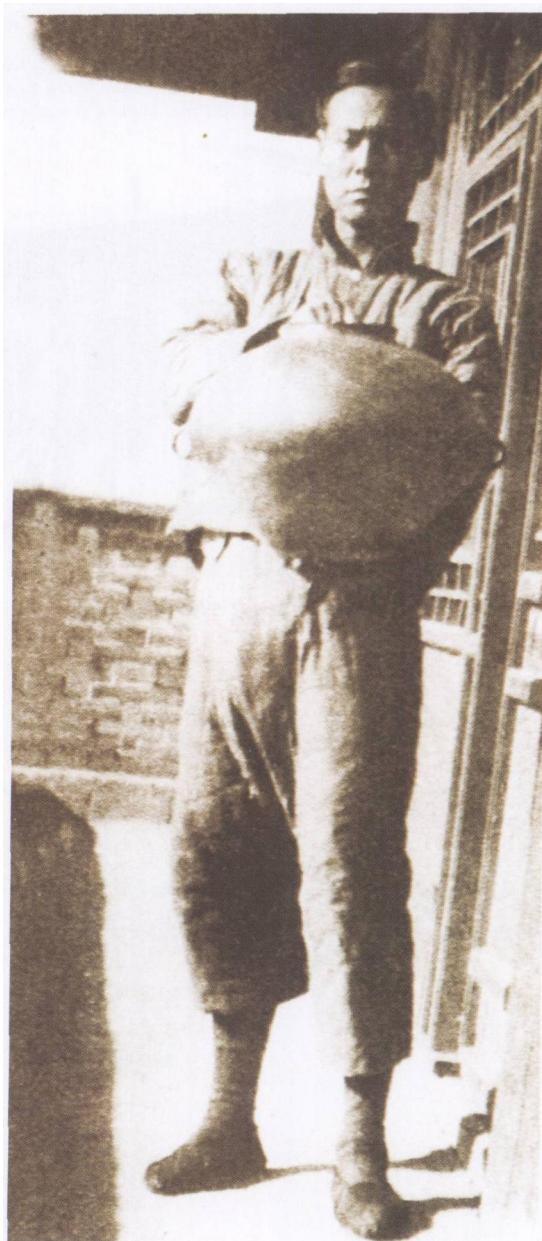
題詞祝賀



白万玉的恩师安特生博士（1874—1960）晚年像
(引自刘大有先生《安特生评传》一书，系由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



白万玉在定陵地宫后殿万历皇帝的棺前清理现场，右为夏鼐



手持彩陶的白万玉。1923年摄于甘肃兰州市，时年23岁
(引自刘大有《安特生评传》一书，系由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

离开包头营地前，考察团中中国学者的合影。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包頭キャンプを発つ前、考察団の中国学者の合同撮影。左から：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勳、袁復礼、徐旭生、白万玉、崔鶴峰、莊永成

A photo taken of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expedition group, before leaving Baotou camp. From left: Ding Daoheng, Huang Wenbi, Zhan Fanxun, Yuan Fuli, Xu Xusheng, Bai Wanyu, Cui Huffing, Zhuang Yongcheng



中瑞西北科考团部分成员离开包头前合影

(引自《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一书)

李憲之報取道俄國返回北平人員名單 (原件: 18.5cm x 13.5cm)		原清署長大人鉤鑒 敬啟者謹將奉圖擬由俄歸來歸人 員及藉費年歲列下敬請 轉呈	
李憲之が提出したソ連経由で帰京す る団員名簿		公女 王 仕 女 姓 並 請 請 為 荷 謹 此 就 請	
河 北	江 蘇	貴 州	河 北
北 京	蘇 州	鐵 山	徐 水
道 龍	東 平	金 華	縣 縣
縣 縣	吳 縣	縣 縣	縣 縣
年 二 年 三 年 二 十六 歲	年 三 年 二 年 三十 歲	年 三 年 二 年 三十 歲	年 三 年 二 年 三十七 歲
李憲之謹上 十八年十月九日 Xianzhi		李憲之謹上 十九年十月九日 Xianzhi	

在中瑞西北科考团中涉及白万玉的资料之一

(资料之一、之二均引自《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一书)

该团来人细心点交，勿稍疏忽为要。此令。

(222)

省政府就为白万玉等人填发护照事
给交涉署的指令

1930年5月14日

令特派交涉员
呈悉。学术团员白万玉及跟丁赵万福护照既经该特派员于五月五日填发讫。应准备案。
仰即知照。此令。

主席 金树仁
(223)

省政府就考察团团员去留等事
给该团的函

1930年7月4日

{前缺}台函，悉查是。兹将承询事件逐项答复于下：

一、南路工作团员黄、刘、李三人，拟收束晋省，由迪东归，途次稽延，勿予催促，自可照办。惟仍须酌定期限，最好能于夏历中秋以前到迪，殊气候和暖，东归便易。

二、丁道衡君在喀工作，拟延至今冬结束，亦可允许。惟该团员考查地质应以喀什、阿克苏两区为限，和阗区有特别关系，应停止前往。

三、龚元忠、白万玉二君，拟移在阜康南山中继续未完工作，亦可照办。惟须于黄、刘、李三君晋省后，当即回省。

四、境外守候之外国团员贝格满等，敝处亦不愿其久日守候。惟延长期限，敝处迄未奉有国民政府明文，曾由俄线连拍数电，向外部咨闻，迄未得有复电。拟俟中央复电到新，再与贵团接洽一切，许可入境，此属于交通不便之困苦，贵团当能谅解也。专复。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231)

在中瑞西北科考团中涉及白万玉的资料之二



晚年的白万玉
(1965年作者摄)



在白万玉的故乡村委会前合影

(左起：作者丈夫吴氏、作者女儿姗珊、作者、作者外甥女玲子、作者表姐白桂荣）



在白万玉的故乡祖碑前合影

(左起：作者女儿姗珊、作者表姐白桂荣、作者外甥女玲子、作者、作者丈夫、作者侄子王斌、作者侄子白玉胜、白玉胜之孙）



作者少年时和母亲合影



作者和作者姐姐、丈夫合影



作者和姐姐儿时合影



作者与自故乡来京定居的表姐白玉英合影

序

“文革”后期，我师从夏鼐先生学习考古，他寄给我一册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考古学基础》，系当时一些名家给考古培训班学员上课的讲义。书后有一篇《文物修复与保护》的文章，作者署名白万玉，那时我初知道白先生是位能给残损古董文物看病的“郎中”。

后来读了中国徐炳昶（字旭生）、裴文中、苏秉琦和瑞典安特生、斯文·赫定等一些中外学者的著作，字里行间常有白先生出现，安特生还为他拍了不少工作照片。白先生跟随安特生、斯文·赫定十余年间，辗转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楼兰瀚海，无论是探矿、考古还是地理测量，都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有不少重要的建树。例如，早年他受安特生委派，独身一人在天水，首次发现三处史前遗址。

近年又阅读曾受白先生指导的庞中威、赵信先生的著作，内有一些对白先生重要事迹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在众多考古发掘工作，例如黄河水库考古等，尤其在明定陵重大发掘工作中，出色履行了发掘现场指挥之职，都有赫赫贡献，获得交口赞誉，我才知道他人品高尚、阅历广泛、知识渊博，是值得称道的中国考古界百科全书式的老前辈。就是这么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考古专家，却在人妖颠倒的“文革”中惨遭迫害，也没有留下遗著，真是留得一些遗憾事，千秋同感属斯人。

近年我和刘晓龙与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合写了《安特生评传》（瑞方只提供照片），又见到一些白先生的资料。安特生博士是他的开山恩师，又带他多年探矿考古硕果累累。中国至今不少地方仍有“天地君亲师”五福碑，而且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所以我在《安特生评传》一书中，加进了我特地撰写的有关既是他的学生又是得力助手的白万玉先生的两篇文章，以昭示后人不要忘



白
万
玉

记白先生对中国现代考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想不到拙作被白万玉的后人陈仲华女士及其先生吴若茂阅读，立志要为白老著书立传。我有幸拜读由陈仲华女士执笔，实际上是由他们夫妇俩合写的《定陵发掘现场指挥——白万玉》一书的初稿，又让我了解了白老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洋洋洒洒文质真实 20 余万字，如同言之凿凿的白老重现于世，使人感慨不已。作者又嘱余作序，谨然为之。

刘大有（中国安特生博士纪念馆馆长）

2010 年 4 月 21 日

于上海浦东杉林小楼

白万玉现场主持发掘定陵

在 50 年前，单位派遣我们几个先后到定陵参与发掘工作，包括与发掘本身密切相关的清理、绘图和照相等工作。那时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枯燥，但我们还是愉快的，默默而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着。时至今日，我们对定陵仍是有感情的。

50 年前为发掘定陵作出贡献的夏鼐所长、朱欣陶主任、白万玉（白老）这些老前辈早已作古，但是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永存史册，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思念他们。

白老的亲属陈仲华女士，写了《定陵发掘现场指挥——白万玉》一书，邀我们写点东西附在她的书里。我们义不容辞，大家聚在一起写，凑成这篇小文。

科学发掘皇帝陵，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工程，在实际发掘中，有三大支柱：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任总指挥；
2. 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主任朱欣陶，领衔代表北京市文化局参加发掘工作；
3. 夏鼐所长委派考古研究所白万玉（白老，技佐）现场具体主持业务发掘。

夏所长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也是当代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在国内外考古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夏所长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与组织者，他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中国的考古事业：考古队伍的建立、考古规划的制定、田野考古工作的提高和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等等，在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发掘定陵时，他是业务上的总指挥。夏所长人品高尚，德艺双馨。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无论是做人的人品方面，还是在弄文的文德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发掘定陵时，夏所长把在田野发掘方面有丰富经验的白万玉（白老）派去主持发掘，夏才放心。

这项工程，是周恩来总理批下来的，带有政治性；主管文化的副总理陈毅，



又把这项工程交给科学院主持发掘，谁敢不重视？

白老接受任务后，他向技术室主任赵铨作了说明。赵听后对白老说：“发掘皇帝陵，工程太大，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困难不会没有，您千万慎重小心，有问题及时向夏所长汇报。您先去，我要向夏所长建议，再派一些业务人员去协助您。”白老也是技术室的人员，所以作为技术室主任的赵铨对此事非常关心。

朱欣陶主任作为北京市文化局的派出代表，在发掘定陵的整个过程中协调各方面工作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吴晗副市长对定陵发掘工作催得很紧，要求在1956年雨季到来之前抓紧时间开工发掘；又由于明十三陵属北京市管辖，发掘定陵必须有北京市文化局参加，朱主任代表市文化局，尽地主之谊，带领文物组的人马打前站，做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朱主任在北京市昌平县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不分昼夜地忙碌着：盖简易的木板房子、建立伙房、招雇发掘工人、准备发掘用的一切工具……吃的、住的、用的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操办妥当，工作量和劳动量是很大的，也是很辛苦的。朱主任是一位资深的老干部，人品高尚，待人谦虚和蔼，工作负责，严己宽人，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朱主任和我们年轻人同吃同住，操心费力，他把定陵发掘前的一切工作准备得有条有理，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为发掘定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吴副市长和夏所长对朱主任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朱主任工作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始终在定陵坚持工作，并首任定陵博物馆馆长，他的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去世后，他的骨灰也埋葬在定陵附近的山坡上。

白万玉，人称白老，发掘定陵时，任现场主持者。民国时期，白老跟随瑞典学者安特生，游走于甘肃、青海、新疆、内蒙、河南、河北、辽宁等省，足迹遍及大河上下，安特生为其拍了不少工作照片；随后白老还跟瑞典学者、探险专家斯文·赫定一起工作多年，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界的老前辈了。

现在科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认为最先意识到周口店遗址重要科学价值的就是那位世界著名的瑞典考古专家安特生。两枚北京猿人牙齿的发现和他随后首先向世界公布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白老在周口店整个发掘和发现过程中始终紧跟安特生，全身心地投入，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所做的所有这一切细致而艰苦的前期工作为后来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出土奠定了坚实而可靠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老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并而来考古所，任技佐。

1950年10月，白老与夏鼐等12位专家学者，在河南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进行田野发掘工作，其中有：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马得志、徐智铭、魏善臣、王仲殊、赵铨、白万玉。

在这期间，白老受北京大学之邀，几次去北京大学讲考古发掘与古物修复和保管课，名曰：“考古杂谈”，内容多为白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之谈。

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授课，白老起码已达到讲师或副教授的文化水平。白老的发掘实践经验丰富。

白老来定陵主持发掘时，朱主任非常高兴，对他特别优待，当时工地住房十分紧张，两三个人住一间房，朱主任给白老安排一个单间住，还给他配了一个服务员孙宪宝，为白老打扫卫生，还要不时到长陵村合作社给白老买香烟；冬天给白老生火炉子，另外再干些杂事等，他不参加工地实际发掘工作，只为白老服务，杂事不少，他早来晚走，也很辛苦。

1956年5月17日，60余名发掘工人到齐后，白老给他们开会，讲了发掘的基本常识，特别讲了安全问题，白老着重强调，在发掘工作中，有什么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等。

吴晗副市长特别关心这项工程，他常来视察，一来就找白老了解工程的进度，经常询问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白老就如实向吴副市长详细汇报。

夏所长作为定陵发掘的总指挥，承担第一责任人重担，责无旁贷，如履薄冰，所以他对定陵的发掘特别关心，在百忙之中，常来定陵视察指导工作，并亲自到工地现场。有时兼作秘书工作的李遇春副研究员也陪夏所长来。有一次夏所长让李遇春转告我们几位参加定陵发掘工作的年轻人说，科学发掘皇帝陵史无前例，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白万玉先生是工地指挥，田野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希望你们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地配合协助他做好工作，更好地完成发掘任务；希望你们做好本职工作，搞好团结，更要注意安全；今后所里可能还要派业务人员来等。后来，柏忠志、时桂山也被派来定陵工作。

综上所述，当年十三陵考古发掘总指挥是夏鼐所长；而白老（白万玉）则是



白
万
玉

夏鼐亲点的定陵发掘现场指挥；当年有关十三陵发掘统一以“长陵发掘委员会”名义对外，没有设立“定陵发掘考古队”，因而也就没有所谓队长和副队长之类职务，其他与此相左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近期，为纪念明定陵发掘 55 周年，《中国文物报》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发表了“夏鼐与定陵发掘”（《夏鼐日记》摘抄），在其“编者按”中，有一段是这样表述的，“日记没有记载定陵发掘领导小组和发掘队的组成情况，但确切地表明：发掘是在夏鼐本人的直接领导和实际主持下进行的”，即可佐证。

定陵这项偌大的工程，参加发掘的各种人员不下 100 余人。挖探沟找地宫的大门，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清出了金刚墙，基本的工作有了眉目，大家松了一口气。在发掘的过程中没有塌过土方，也没有出现伤亡事故，这是白老现场指挥有方。接着在金刚墙上方拆洞、下地宫探险、打开地宫 14 吨重的大石门，这些关键、危险、神秘的场面，都是白老设计、指挥着大家干的。

白老严己宽人，善于动脑筋，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从不争名争利，人品高尚，对人虚心和蔼，很受同事们的尊敬。

科学发掘皇陵的成功，是通过大家的辛苦劳动而完成的，成绩是大家做出来的，但是夏所长、朱主任、白万玉（白老）更是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已经仙逝，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纪念他们！

赵 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技术室主任 高级工程师）

李树兴（在定陵工作十余年，后调颐和园任文物部主任）

李遇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 信（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曹国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冼自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庞中威（《定陵发掘亲历记》一书的作者）

2011 年 7 月 15 日